

港漫商戰系列小說

QIAN ZHUANG
FENG YUN

錢莊風雲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气魄恢宏的港澳商战小说。

作品以香港银行巨头章洋龙的家族性银行——南托公司的盛衰为线索，着力描写章家父子两代的不同命运。上篇《白雾》描写父亲章洋龙如何在激烈的金融业竞争中拼搏奋斗，最终中计夭亡，留下一篇被篡改的遗嘱和一个危机四伏的金融企业。下篇《吞噬》紧扣上篇埋下的伏线，描写了章家儿女和章洋龙遗孀如何在金融界弱肉强食的局面中挣扎搏斗，终于彻底覆灭的衰败过程。

作品充分展现了港澳金融财团龙争虎斗的竞争场面，生动描写了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有尔虞我诈的势力抗衡，有情场的角逐；有深入虎穴的惊险探索，也有纸醉金迷的人生游戏……表现了当代港澳社会的人情世态，也是港澳社会生活的缩影。

目 录

上 篇

白 雾

第 一 章	雾罩钱庄.....	(3)
第 二 章	一箭双雕.....	(25)
第 三 章	暗渡陈仓.....	(48)
第 四 章	内外夹击.....	(71)
第 五 章	螳螂黄雀.....	(96)
第 六 章	酒色财气.....	(118)
第 七 章	铁胆柔情.....	(141)
第 八 章	各出奇谋.....	(164)
第 九 章	请君入瓮.....	(187)
第 十 章	软刀杀人.....	(208)
第十一章	白雾茫茫.....	(232)

下 篇

吞 噬

第 一 章	波谲云诡.....	(257)
第 二 章	虎口潜身.....	(279)

B

470123

. 1 .



第三章	尔虞我诈.....	(298)
第四章	幕后交易.....	(316)
第五章	美男妙计.....	(339)
第六章	扑朔迷离.....	(362)
第七章	金蝉脱壳.....	(382)
第八章	轮盘游戏.....	(405)
第九章	孤军奋战.....	(429)
第十章	金迷纸醉.....	(454)
第十一章	日落西山.....	(478)

尾 声

上 篇

白 雾

雾罩钱庄

香港地下铁路全线通车剪彩礼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闹腾着，这正是港岛皇后大道交通最繁忙的时候。在横跨半条路面写着“COKE”等类字眼的招牌广告下面，各式各样的汽车排成了一条五彩缤纷的舞动着的车龙。那高耸起来的、红间白的、两旁涂了五颜六色广告的、象叠起两个火柴盒的双层巴士是龙头，低一点的、老式的却涂了时款艳丽美女广告的单层巴士是龙颈，那密密麻麻的、银色、灰色、黑色、白色、蓝色、绿色的小汽车是鳞光闪闪的龙身龙腰，那横冲直撞、卷上卷下的电单车是龙尾。随着电子交通灯的闪动，这条庞大的车龙移动了，“啾啾！”双层大巴士响着喇叭，仿佛龙头在发号施令，于是，整条庞大的车龙在皇后大道两旁的高楼大厦交织成的云雾中蜿蜒爬行。

大道两旁的人行道拥挤着无数的行人，有下班的店员、工人，放学的学生，挽着手提包的行街经纪，穿西装打领带的洋行职员，涂了口红、换上短裙、上身却依旧套了件羊毛背心的写字楼女文员，穿着整齐制服的酒店侍者、银行职员。他们的背后，象有鬼赶似的，每个人都低着头拼命的走，走，走！他们象浑忘了时间，忘了空间，忘了整个尘世；他们的脚在踩踏，他们的腰

在扭转，他们的手在攫捞，他们的眼珠在飞转，他们的头随着道路凹凸而点动，活象千千万万盯着金钱礼拜的叩头虫！

这时，在车龙中，一辆标着“三三八八”幸运车牌的银灰色平治房车^①，正向维多利亚海旁的告士打道缓缓的驶去。房车的后座主人是一老一少。

房车很快就转入告士打道。立刻，一幢在街道尾端的长方形大厦便霍的扑入房车内老年男子的眼眸，原来略显混浊的眼珠立刻放射出两点强烈的光芒。

“缓缓开过去！雄叔！”

老年男子向司机雄叔沉声嚷道。

房车由远而近的终于驶近那座长方形大厦。大厦的后面便是维多利亚海海港，仍未散尽的海雾如魔如怪的冉冉的不断的向高耸的大厦罩来。这是一幢高三十层、长方形、四周玻璃幕墙由底到顶、在迷雾中显得异常峭拔峻伟的大厦。大厦的顶层，镶嵌了一个独特的巨大的商标：两朵翻腾的巨浪，托着一个滚圆的太阳。

老年男子的头往车座上一靠，他的眼力透过车窗轻易地捕捉住那个商标，原来那两点闪烁的光芒立刻就溅出炽热的火焰。

“南亚信托银行！嘿嘿！这个名字如今是家喻户晓哩！香港、东南亚、甚至美国、加拿大，谁不晓得？嘿嘿，二十五年的心血总算没白费！”老年男子兴奋地低嚷道。他那被一套古老丝绸料子、宽松的唐装衫裹着的略胖的身子挺起来，伸手指着那巨大的商标，褪下的衣袖露出腕上一个镶了钻石的时新的金装劳力士表。他的目光转投到身边那青年男子手捏着的一叠文件上面，爬满风霜的古铜脸上因此绽出一丝难得一见的鲜红！

①房车：港澳地区对一些名贵小卧车的通称。房车，即小卧车。

“那商标听说是你亲手设计的！亚爸，好兆头哩！从海面升起的太阳，百年基业，前景无限！”

那青年男子恭敬的讨好的接口道，就连口吻也刻意的模仿着亚爸。老年男子——亚爸嗯了一声，目光就转到青年男子的身上，渐渐变得严厉起来，似乎对青年那油光闪亮的西装发型、名贵英国毛料西服领带的入时打扮很有点反感，因此欲说点什么。

房车这时正缓缓地驶向那座大厦的正门。大厦底层大堂匾额上的大金字一一跃入老年男子的眼里：南亚信托银行。人客熙攘地在银行的营业大厅进出，热闹而有秩序。这是银行最美妙的景象，老年男子的眼睛一亮，因而竟把方才欲说的什么事忽略了。

房车驶过南亚信托银行大厦的正门，贴着大厦再往前驶了约百米，在一个通向大厦地库的侧门前停住，司机雄叔轻按车上的遥控器密码，银光闪闪的大厦侧门便“吱溜”一声自动荡开了。

房车径直驶了进去，在门边的值班房前面停下。银行保安员小田一眼瞥见车上的人，象触电似的马上一挺身立正致敬。

“嗯！”老年男子向小田点点头，“你不是守里面么？怎换出来这里了？”

“是保安部邱雨强主任特别安排的，他说上头有个董事会，来往的人多，要特别注意保安！”小田挺着身子回答道。

老年男子示意雄叔把车子前驶。他望一眼身边的青年人，若有所思的说：“老邱家的安葬费送去了么？承业！”他见青年人——承业点点头，便接下去道，“这样就好！老邱跟了我从大马来香港，几十年啦，勤勤恳恳干活，他管的账目从没出过差错。这次他因病去世，咱章家可不能亏待人家！……他儿子邱雨强也干得不错嘛！”

房车这时已在地库车场停了下来，老年男子也就停了话。雄

叔走下来，拉开后座的车门，要搀扶老年男子下来，却被谢绝了。“还用不着，雄叔，我腿骨还硬着哩！”说着，老年男子已一步跨出车门，轻声吩咐道：“麻烦你去一趟丰捷财务，雄叔，把玉蝉、仙绮她们一道接来。”

雄叔很快又把房车开了出去。他是章家的老司机，对老主人的脾气了解得就跟他自己十根指头般的清楚，但凡是他吩咐下来的事，他就准确的照做，从来不问长短，因此他与老主人很合得来，老主人以亲儿女的口吻喊他做“雄叔”，多年下来，他自己也把姓忘了，只当自己是雄叔。

一老一少然后走进一部直达董事局会议室的宽敞的电梯，章承业敏捷的伸手按在“30”字上，立刻，电梯便缓缓的、平稳的升了上去。

昨晚，南亚信托银行董事局的成员，全接到了董事长办公室秘书的通知：请在二月十二日早上十时，出席董事局会议。因此今天早上九时四十分前，董事局的董事便差不多到齐了。他们内心里都急于获悉这次董事会的目的，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按规矩董事会最多每季召开一次，但前次的董事会却仅仅过了七天啊！人人心里不免有点担心，但他们在表面上都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似乎非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私下间与董事长关系上的密切。

“伯祥！怎么啦？好半天一声不响，在打说话的腹稿？别白费心劲了！洋龙要说的，十不离九是银行中期业绩的事！他这是多此一举，干脆让秘书打个稿子，让大家过过目不就完事了么！”

“你是我肚子里的百晓虫么？你怎知道我想什么来着？耀

光。”伯祥宽厚的笑笑说。他姓黄，是一位心宽体胖的老人。他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细缝。他在南亚信托银行中仅占百分之六的股份，因与董事长的私人关系，挂了个副董事长的职衔，是南托董事局里极少数全职受薪董事中的一个。

中年男子耀光粗犷地哈哈大笑，说：“呵呵，可别扯我进你肚子里，不然你不幸光顾殡仪馆，岂不带契我一道让人哭丧？我那三个老婆嗓门大，我可受不了啊！”说罢向其他董事挤眉弄眼，把人逗笑了，他自己却挺认真的摆出一副当真如此的神情。

耀光——朱耀光体型黑实粗壮，嗓门很大。他是印尼有名的华裔木材大王，一九五五年南亚信托银行创办时，因与董事长的私人关系入股南托，现下占南托百分之九的股权，是南托第三大股东，因此亦挂了个副董事长的职衔。不过，他一年中倒有八个月杲在印尼的木材生意上，拿他的话说，木材才是他的老本行。

“啊哈！到这天呵，她们为争你的身家打得一团糟，还顾得上跪着给你哭丧！”

因朱耀光那自爆风流的笑话，笑得最响的是一位瘦得象缺吃猴子的中年男士朱汝年。他与朱耀光是在印尼华裔中勉强扯上边儿的老宗，后来去了马来西亚。朱汝年入股南托，大半是因了朱耀光的私下交情。他占南托百分之七股权，也挂了副董事长的衔头，但他大半精力却放在他自认最拿手儿的股票买卖上。可别瞧他瘦得教人吃惊，只要往“金鱼缸”①一钻，他比泥塘中的泥鳅还要生猛几分。

在座唯一没发出笑声的副董事长，是香港商人雷平康。他拥有南亚信托银行百分之五的股权。这时，他似乎正紧张的算计

①“金鱼缸”：香港地语，喻股票交易场所。

着什么，因此听了朱耀光的逗笑话，他咧咧嘴便又紧紧的闭上，愁眉苦脸的坐在一角，想他自己的心事。

这时，董事局会议室的闹笑声突然地平静了，老年男子和那位叫章承业的青年人已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章先生早晨！”“早晨！董事长！”“洋龙！怎么回事？冷丁儿就把大伙召来！”靠门口的董事抢着向老年男子——章洋龙董事长打着招呼，叫得最响的是大嗓门朱耀光。

章洋龙随便的点点头，走到黄伯祥等几位副董事长这一面。章承业紧跟在他后面，仅少数的几个受薪董事向他打声招呼。

“洋龙！仙绮有电话打来，说迟一点到会。”黄伯祥对章洋龙说。

“嗯，是我差她走一趟丰捷财务。”章洋龙向黄伯祥略一点头，然后目光转到愁眉苦脸的副董事长雷平康身上。

“森牟不是有事吧？平康。”

“我怎知道？他呀，神出鬼没的，我可是整五天没跟他碰面啦！”

雷平康愁眉苦脸的说。他终日就是这副脸孔，难得一见丁丝笑容，似乎这尘世间没一件事是他感到满意的，独独他自己是唯一的例外，因此终年累月非得挂着这副脸孔不可。在南托董事局中，从没人能跟他谈上三句话。

“不等了吧？洋龙。”黄伯祥向会议室正面的大挂钟瞥了一眼，十时十分了，因此提醒章洋龙说。

“嗯！……再等一会吧！这个会不能少了森牟！章秘书，你打个电话去余先生家里，问一问出门了么。”

章洋龙沉静着说。章承业马上离座，走到电话机旁，拨着余森牟家里的电话。

就在这时，众人等着的南亚信托银行副董事长余森牟突然走了进来。他比章洋龙年轻几岁，少说也有五十五了，但由于刻意的保养以及衣着的入时，看上去倒象四十刚出头，令人欣羡。事实上，余森牟也很为这个而自傲，因此他的胡须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每次浴后，还要周身喷上名贵的法国古龙水。

余森牟极得体的向众人点点头，表示因自己迟来而抱歉。然后他快步走到章洋龙的旁边，利落的在第一副董事长的位子上落座，啪的弹开他随身的保险皮包，抄出一叠文件随手儿掷在桌子上面。

立刻，一阵浓烈的古龙水香味便向他四周的人扑了过去。章洋龙特有的嘴角上的棱线飞快地抖了一下。黄伯祥宽厚的咧嘴一笑。朱耀光却讨厌的吭吭鼻子。朱汝年干瘦的脸上闪过片刻的迷惑。雷平康脸上的愁容却因此悄悄被融化了。

这时，章洋龙拿指头弹了下桌面。这似乎是一个讯号，因此各人立刻把视线转到章洋龙身上。

“好啦，玉蝉、仙绮她们就不等了！其实也没什么要紧，我差她们去丰捷财务取一些资料，等会再让各位过目也可以！”

章洋龙说了几句，算作董事会的开场白。他的声调在沉缓中夹杂了一种抑止不住的兴奋。这点，在场的董事都感触到了，特别是章洋龙几次提及的“丰捷财务”，更使众人的心徒地一震。余森牟本来投在文件上的目光也霍的射向章洋龙的脸上。“嘿！光景又来玩什么惊人的把戏了！”这个念头迅速地浮上余森牟的脑壳。

章洋龙分明已触着余森牟那异样的眼光，却似浑然不觉，依然沉缓的接下去道：“相信各位都猜到几分吧？是啦，就是有关丰捷财务的事，还得加上一个商业银行的事！现在我正式向董事

局建议：南亚信托银行出面收购丰捷财务！然后……下一步收购商业银行！这两次收购行动，打算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各位都是这方面的老行尊，就斟酌、斟酌吧！承业，你把丰捷财务的情形向大家说一下！”

“知道了，亚爸！”章承业是章洋龙的长子，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毕业，返港后出任南托董事局秘书，由于章洋龙的特别安排，实际上参与南托所有重大事务的决策。这时，他利落地扫了他面前的文件一眼，便把目光移开，头一扬，带点炫耀的口吻朗朗地说：

“丰捷财务的前身是百丽集团。在七二年收购了香港的德祥制衣，改组成百丽集团。它的业务范围遍及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而以香港为其基地。百丽缺乏强有力的决策层，经营眼光浅薄，业绩因此低落。例如从七六年到七九年，他们结束在香港的地产业，改去投资印尼及泰国，吃了大亏，除了七八年勉强获利八百万港元外，其余三年都是巨额亏蚀。百丽集团为了挽救危机，改以丰捷财务公司的名义上市集资，但收效甚微，认购的人不多，股价起落也很大，例如最近就从二元半跌到昨天的一元八，跌价达百分之三十。他们正急于寻求有力的财团注资，因此，收购‘丰捷财务’，眼下是恰到好处！”

章承业一口气的说下去。末了，他偷偷往父亲那嘴角棱线溜了一眼，似乎有满意的表示，才暗地松口气。

这消息却在董事局会议室投下一枚深水炸弹，虽然还没爆炸，但那迅速坠下的千钧压力，却使各人的心陡地一震，连脸孔也绷紧了。收购“丰捷财务”这般的大集团可半点开不得玩笑，少说也得动用上亿的庞大资金！这点，在座的董事均心知肚明，而如果连同下一步收购工商银行，董事长的胃口就未免张得太大

了！

“洋龙！……收购的事不是押到明年再说么？”

黄伯祥首先开腔，收购“丰捷财务”的事章洋龙事前显然与他提过，但不知因了什么忽而又变卦。“原来说好明年再提收购丰捷，为什么突然提前？这不太急促么！”黄伯祥在心里着急地道，但这话他又觉得不便直说。

摸透了黄伯祥心思的章洋龙兴奋的又带点抱歉的向黄伯祥点点头，说：“来不及细谈啦，伯祥！兵贵神速嘛，丰捷这几天跌势加剧，我仔细估摸一下，眼下出价最合算，我就马上提出来啦！”

“洋龙！对股票这玩艺我朱某人不在行，但既然丰捷股价剧跌，光景它的业绩也好不到哪里去！动用大笔资金去收购这堆垃圾货，划得来么！”

章洋龙的话音刚落，朱耀光的大嗓门就立即响了起来。朱耀光心里藏不住话这是出了名的，就算在章洋龙面前也是直来直去。深知他这性子的章洋龙，听了这大嗓门的吼叫，只是轻轻的嗯了一声并不作答，他知道这问题根本就不需自己花费唇舌。

果然那边干瘦的朱汝年瞅了朱耀光一眼，微笑着接了腔道：“别的不说，这道道你可得听我的！垃圾货是对那些散户说的，在大户眼里垃圾货也可能是黄金宝！”

朱汝年这一开口，朱耀光虽然仍在瞪眼，但也只好收腔，拿朱耀光自己的话说，他绝不跟朱汝年这“金鱼缸”积年老怪谈股票这鬼道！因为被窒住气哑口难言的总是他朱耀光！但在别的事上，朱汝年可就瞅着朱耀光的鼻子行事。这两朱是南亚信托银行董事局里出了名的“哼哈二将”。

就在众人喧喧嚷嚷的时候，余森牟和雷平康却出奇的闷声不

响。雷平康是终日愁眉苦脸的招牌货，见惯不怪因此也就不大惹人注目。风度翩翩、能言善道的余森牟这时的沉默，却比朱耀光的大嗓门更令人吃惊。

因此就连章洋龙也有点摸不着头脑。章洋龙原来预料最大的阻力应该来自余森牟这一面，而且他也因此而作出了缜密的事前准备功夫，余森牟是“南托”的第二大股东，拥有南托百分之十四的股权，收购丰捷财务这般重大的决策，未得他口中的“K”，那显然很有点不妥。因此章洋龙断定，这个会不能少了余森牟，他是推行这大计的另一面的主角。章洋龙自信凭自己在“南托”的地位、威望和以他为中心的庞大关系网，更重要的是他断定这大计将为“南托”带来的重大得益，因此尽管余森牟历来与他在许多事上针锋相对，但也不致于在这件事上摊牌硬抗，他有绝对的把握让这大计在董事局里通过。但眼下他忽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余森牟是另怀有鬼胎而来的，他原来准备的那一套也许根本派不上用场！

这时，董事局会议室陷入霎间的寂静。各人的眼光有意无意的尽往余森牟脸上溜转。余森牟却依旧稳稳然的安坐，摆出一副他定会一鸣惊人但未到時候的模样。余森牟这莫测高深的样子，章洋龙瞅着就一阵窝火。

“森牟，说说你的高见嘛！”章洋龙突然说，他忍不住要直截了当的挑起余森牟蒙着的面纱。这是章洋龙在董事局里惯用的手腕。

冷丁被章洋龙这么敲了一下，余森牟光洁白净的脸上掠过一片乌云，但迅即隐去。他轻轻咳了两声，刻意的润润咽喉，伸出修长苗条的中指头一擦他面前的文件。然后，就慢条斯理的抖出一句惊人的话来。

“积极发展南托的业务，作为南托的股东，我自然赞成，八年来我抱的就是这个宗旨！但时势不同啦，依愚见看，南托日后的经营方针要改变，例如拓展业务的重点，就该把香港改成海外，积极向海外拓展，才是南托发展的稳健的方针！”

“那！森牟，光景你是不同意收购丰捷财务啦！”

“对嘛，耀光，我正是这个意思！”

“理由呢？你倒说说看！”

朱耀光的大嗓门吼道。余森牟微笑一下，他觉得这“哈将”比朱汝年更易对付。

“早阵我就听我一位英国议员的朋友透露，香港前途问题不出两年就会提出来，到时就会人心动摇，百物萧条，银行做的是太平盛世生意，社会一乱，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融银行业！各位试想，在这节骨眼上动用大笔资金在香港投资，而且还是丰捷财务这类的金融业，岂不是太冒风险么？”

“是哪！光景不会象金边、西贡那样的惨象吧！”朱耀光在柬埔寨、越南西贡有木材生意，但在动乱中全给毁灭了，想起这些他就心有余悸的叫道。

朱耀光这一嚷嚷，朱汝年习惯的连连点头，虽然他还没仔细揣度余森牟言下的含意。朱耀光、朱汝年这一扯个头，南托董事局的其他一些小股东也就纷乱的随声附和。商家最怕动乱，这是谁都清楚的。

余森牟一阵兴奋，一切都似乎在他的意料掌握之中，他飞快的拿眼角一掠章洋龙那涨得通红的古铜色脸，微笑一下，当即又接下去道：

“还有，据我掌握的资料，丰捷财务百分之八十以上股权由外间的股东持有，总数达一亿多股，换言之，要收购丰捷财务的